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WORKS NOBEL PRIZED
IN LITERATURE

書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懷特

譯作者：諾貝爾文學獎金集編譯委員會

發行者：林弘志

出版者：書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板橋市三民路二段居仁巷一弄卅八號

電話：952-5651・952-5652・952-5653

郵撥：五〇七〇五三張陳秀梅帳戶

印刷者：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地址：中和市民有街35號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二一四六號

中華民國七十年七月三十日初版



文學獎必須頒給那些在文學領域中
創造出最傑出之理想主義作品者。

——亞佛烈·諾貝爾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

45

懷特

PATRICK WHITE

1973



1973 年得主

懷特

澳洲
1912—

得獎理由

「他將新大陸帶進文學界，並在敘事詩及心理方面展現其寫作藝術。」

不論就其想像力的豐富，就其對於人類之描寫的敏銳而言，懷特都算得上是偉大的作家。

收錄作品

「暴風眼」





Samuel White

目 錄
懷 特

評審過程

3

歡迎詞

11

暴風眼

17

得獎人與作品

719

著作目錄

735

懷特

澳洲

一九七三年得獎

生：一九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英國倫敦）

得獎理由

他將新大陸帶進文學中，並在敘事詩及心理方面展現其寫作藝術。

派屈克·懷特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審過程

瑞典駐法大使館前文化參事

謝魯·斯德列貝利

古都斯德哥爾摩，每年一到秋天，總是重複出現相同的情景。在瑞典學院的大本營——一座十八世紀風格的建築物中，下午一時正，準時打開了那扇門。門開處，學院的常任理事卡爾·拉格納·基羅，穿著一襲黑色禮服，戴了一付墨鏡，翩然出現。當他走出事務所，迎面擁上一羣新聞記者、攝影記者，和廣播記者，紛紛把麥克風送到他的面前。

在鴉雀無聲的當兒，開始發表諾貝爾文學獎得獎人的姓名。他先用瑞典語宣讀了一份學院評審理由的簡短聲明，接著又用英、法、德語，對出席的外籍記者重複宣讀一遍。然後基羅退下。這項得獎人的發表，只在數分鐘內就完成了。若就五十萬克郎的獎金數額而言，這數分鐘的價值何其高！

一九七三年十月十八日這一天，在圍繞基羅的人們之間，不約而同地提到一個名字……那就是格列姆·格林。在這數百名被推薦的候選人之中，他顯然是派屈克·懷特最大的勁敵

。另外值得一提的，法國的常敗候選人安德瑞·馬爾洛，和安德瑞·森松的名字也曾入了圍。

瑞典學院將榮冠授予派屈克·懷特，無疑意圖藉此確認那在以前的文學地圖上屬於黑色大陸的作家的才華。就像那篇聲明所說的，學院是因懷特「將新大陸帶進文學中，並在敘事詩及心理方面展現其寫作藝術」，而將榮冠授予他。

他的名字已數度出現過。在諾貝爾文學獎頒給貝克特的一九六九年，他又被大事談論。他在一九七〇年的一封信裏這樣寫著：「當可怕的謠言傳到澳洲時，如果有幾分真實的話，我必須即刻設法隱身。然而，由於事實不是如此，我挨了沈重的一擊，不禁憤慨。當我端詳著可悲的貝克特的肖像，深感在逃往突尼西亞之前的他，實際上已經被逼得走投無路。」

一九七二年，亨利·鮑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派屈克·懷特在一封致瑞典籍譯者馬格納斯·K·柳德貝利的聖誕賀函中，這樣寫道：「我已經不相信諾貝爾文學獎了。也許應該取消諾貝爾獎，把那筆錢施予飢餓的人們。」

其所以如此，可能是由於諾貝爾獎是重要的勳章，從物質的觀點看，不能加以忽視，其它還具有一份心理上的價值。這份心理上的價值，對於被部分人視為只有少數知識分子能欣賞的難以理解的作家——派屈克·懷特而言，顯然是無比的重要。

他對柳德貝利寫了這樣的事實：「對出版社而言，我可能只是一項賠本的投資。賈利馬爾還把我當作吃角子老虎。數年前他出版了我的第一部小說『幸福之谷』，還吩咐逐譯『伯母的故事』，但因『幸福之谷』的銷售一敗塗地，『伯母的故事』也就不想出版了。在某一

方面來說，這是令人懊喪的，但轉而一想，卻又爲自己的書沒有銷路而感到欣喜。在這個人堆踐踏的世界上成爲熱門人物，該有多麼可怕！」

在雪梨，他的任何一部小說，可能都沒有銷到五千冊以上。而在瑞典，一九六四年雖曾對他有所介紹，但柳德貝利所譯的「人間之樹」，在印出的二千五百冊中，只銷了二千冊而已。

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同時，讀者羣的範圍也隨之擴大，有那一位作家會對此表示真心的蔑視呢？

殷格馬爾·彼斯登在他有關派屈克·懷特的著作中指出：「作爲一部够條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著作，『人間之樹』在面對難以取勝，難以預測，而決不退縮的文學活動中，總是具有很重的分量。」在稍後之處，他又附加說明：「派屈克·懷特一九七〇年出版的小說『生物的解剖者』，再度延遲了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藝術家有時會跨越屍體去追尋想像力（Vision）。瑞典學院已經出現一種強烈的意見傾向：對於爲了自己的藝術而利用人作爲素材，在這種極不愉快的結論之上，從事最新創作的作家，無疑應給予諾貝爾獎。」

派屈克·懷特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頗使全世界的批評家爲之驚愕。大部分的批評家，縱非對他的著作一無所知，但亦所知有限。而對於批評家以外的大眾，他只是一位著名的陌生人而已。在澳洲，當「人間之樹」這篇小說被英、美好意而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之後，他總算成功了。但他是在那些曾經批評他「矯揉造作，不能一讀」的批評家們種種評價之下，迎接那枚首次頒給一個澳洲作家的燦爛的勳章。

盎格魯薩克遜系的幾家報紙，只是報導派屈克·懷特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而成爲「最近十年來第一位英語作家得獎者」。雖然也接著刊出了他的主要著作的梗概，但幾乎未作任何解說。在「每日電訊報」上，大衛·霍拉威曾有這樣一段簡單的敘述：「懷特自一九二九年以來，就一直在寫小說和戲劇。在這二十五年間，他的作品日益增加它的重要性和完善性。」

而「晚郵報」則這樣寫道：「諾貝爾文學獎人派屈克·懷特，今天在雪梨說，當他想到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深感惶恐。這位澳洲作家說：『我耽心因此事而成爲受注目的目標：我有好幾年，一直爲此而感到苦惱。』」

新聞記者最後在雪梨東南部，靠近聖地尼亞·派克的懷特的家裏，見到了這位六十一歲的小說家。在決定他得獎的前夕，他曾拒絕接見記者。頒獎的理由說他爲澳洲帶來了響徹全世界的真正的聲音，派屈克·懷特對此作了這樣的表示：「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對文學有所貢獻，我只是寫書，關於它的文學內容如何，應由讀過它的人來決定。」

懷特曾花了三年的時間去寫那部受到瑞典學院特別推崇的最新著作——「暴風眼」。

倫敦的「標準晚報」這樣寫著：「瑞典學院頒獎給他時曾說：懷特把一個嶄新的大陸帶進文學中。同時，他的各種作品，對現代文學的藝術性發展有所貢獻。由於獲得眾所渴望的諾貝爾獎，這位澳洲作家已躋身於諸如美國的約翰·斯坦貝克、威廉·佛克納，以及一度成爲爭論焦點的蘇俄作家亞歷山大·索忍尼辛等著名大作家之林。」

在法國，關於懷特的評論，因人而大異。密歇爾·摩爾分析了懷特的幾篇小說，在「費

加羅報」作了這樣的綜合評論：「盡管敘事式的詩興令人感奮，但作品另有一份芬芳的寫實味道。充滿了對絲絲入扣的現實生活的描寫，使我們對於不變的澳洲生活方式，產生真實感。諾貝爾獎的評審委員諸公，有時雖然難以理解，但無疑已從今天盎格魯薩克遜文學的上乘作品中感受到它卓越的啓示性。」

喬治·穆南在法國雜誌上寫了一篇非常情緒化的評論。他說：「斯德哥爾摩不選我國的馬爾洛，而選擇了澳洲的懷特，真是一項令人驚異的選擇。」他曾爲此表示不勝遺憾，繼續指出：「派屈克·懷特是何許人？誰知道？請放心，就連澳洲人也都不知道！」「爲什麼是懷特？爲什麼不是馬爾洛（譬如說）？據稱『人間之條件』及『藝術的心理』的作者是在諾貝爾獎候選人名單中名列前茅的，全世界的輿論都一致推崇他。而且在很早以前，一九五七年度得獎人卡繆曾經說過：『我將會投馬爾洛一票。』關於『敘事詩及心理方面的寫作藝術』，毋寧說是斯德哥爾摩評審委員們的一項錯誤判斷。『征服者』及『王道』的冒險家、毛澤東及中南半島革命分子的友人，不也曾用他那樣的作法把『新大陸帶進文學中』嗎？據稱有此一說——其中有人把它寫出來——馬爾洛絕對無法得到諾貝爾獎，因爲他曾是戴高樂將軍政府的部長，對北歐的社會民主主義式的王制主義者而言，這是他的致命傷。」

但艾麗娜·史克斯夫人在「世界報」讚揚得獎人。她說：「派屈克·懷特是澳洲所產生的最偉大的作家。不論就其想像力的豐富，或就其對於人類之憧憬的崇高性而言，可能都算得上是西洋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他的小說技巧可以媲美波維斯、托瑪斯·曼，或穆吉爾等人。懷特採用了和他們異曲同工的寫法。在英國文學上已經很少運用這種格調。他們爲了確

立威廉·布萊克式的，帶有神祕與詩意的高貴的人道主義，而揚棄了所謂幽默的陳腔濫調的萬能膏藥。從平凡事物中捕捉其不平凡性，從最單純的心性中發現神性，從個體到全體，從小到大的不間斷的轉換。澳洲是懷特爲了超越國界而迅速橫越中的大地。他在那裏親自接觸自然，置身於那些至今仍保持著自然風貌的未開發的原始土地之中。大自然產生出他那莊重而柔和的散文。」她還補充說明：「就懷特的情形而論，歡愉是從自然物的無限豐饒性湧現，至於人，由於人也是自然，一切都從美的東西出發。神祕是在單純性之中。」

最後，瑞典學院的倫德克威斯特，於授與派屈克·懷特諾貝爾文學獎的當天，曾在瑞典廣播電臺的演說中，提到懷特的主要小說，說那些作品「顯示出無懈可擊的創造力、不安，及逐漸深入的探索，不斷佔據他內心的對『生』之問題的衝刺，以及從語言中提鍊其一切力量與韻味所作的奮鬥。」

對身邊的騷擾感到吃驚，天生內向，不善交際，且有氣喘毛病的懷特，最後竟不肯前往斯德哥爾摩領獎。因爲他必須在音樂廳莊嚴華麗的室內，接受年輕的卡爾十六世格斯塔夫國王二度親手頒授的獎狀和金質獎章。結果是由他的一位畫家朋友史東尼·諾蘭代表出席。國王則向這位畫家，而不是著名的缺席者致賀詞。

「諾貝爾獎不會使我的生活有任何改變。」懷特這樣說。因此，他拒絕撰寫一篇應於頒獎儀式的數天之後在瑞典學院華麗的室內發表的演說稿，把曾躲掉這項苦差事的貝克特的先例作爲擋箭牌。

如此，他就不用離開雪梨郊外那幢隱藏在葱郁的園林中漂亮的白色屋子。一如他在一封